

消失的“受害者”： 难民新闻图像的全球生产机制及其传播网络

周 莉 于子晴

摘要:作为重大事件的叙事载体,新闻图像在推动国际议题的全球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全球危机的直接后果——难民议题,对198个国家的474786张难民图像进行视觉框架提取、人物情感识别和传播网络分析后发现:全球难民新闻图像的视觉呈现具有符号偏离、情感对立与叙事矛盾等特点,这种视觉话语冲突受到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语境因素的影响;全球媒体在难民图像共享上呈现较强的联动效应,形成显著的圈层结构和媒体群落。由此,国际议题自身属性为图像生产的场景化提供了条件,国家内部语境因素是其图像生产策略的主要线索,国际权力则是构建全球视觉传播生态的底层逻辑。

关键词:难民新闻图像;国际议题;全球传播;传播网络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5)01-0005-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XW025)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地区冲突、流行病、自然灾害等危机事件往往迅速引发世界媒体的关注,甚至有研究者指出,重大突发新闻的跨国传播使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没有外国新闻的时代^[1]。在此过程中,图像往往比文本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新闻图像凭借其强大的叙事功能和突破语言障碍的先天优势,在危机事件的全球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反过来对事件的解决产生深远影响。前期研究发现:媒体发布的令人不安的战争图像可能使观看者增加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并促使公众支持反恐战争^[2-3];而当媒体报道具有过度威胁性的流行病图像时,会加剧公众的恐惧和焦虑,进而导致人们对疾病起源地民族的歧视和偏见^[4];在自然灾害报道中,媒体大幅呈现具有威胁、恐惧、脆弱性象征的极端天气图像,反而会导致受众对气候沟通的脱离和否认^[5]。图像传播使新闻媒体具有了超乎以往的教化力量,重塑文化生产、参与和抵抗的本质,全球视角下的新闻图像传播,正影响全人类对国际议题的认知和参与全球危机治理的意图。

作为战争、疾病、灾难等危机事件的直接后果,难民议题的新闻报道往往承载着各国政治话语的博弈,难民视觉呈现更成为解读全球危机和考察国际政治传播的切入口。遗憾的是,前期研究并未对此话题进行充分的关注。一方面,目前对难民议题的研究集中于单个或几个国家之间的话语考察,且多以事件为导向,缺乏全球化的比较视角和国际视野的关照。另一方面,受到话语材料的限制,以文本分析为主的难民形象研究仍较为平面,且缺乏对传播过程的系统考察。基于此,本研究采集2017—2021年间198个国家的474786条含有图像的难民新闻数据,以此考察全球媒体的难民视觉呈现。同时,本文将对影响媒体呈现的多方因素加以分析,并进一步构建了全球难民图像的传播网络,从而考察全球难民图像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机制。以全球化视角研究难民议题的图像传播,可以洞悉国际媒体更深层次的运作规律以及当前国际传播的隐性控制网络,以期对国际议题报道的

“巴别塔效应”进行解释,从而更准确把握全球危机治理中新闻报道的影响,促进危机中的有效沟通和共同体建构。

二、文献综述

(一) 视觉框架与图像情感

在图像研究中,视觉框架与图像情感是常用的理论工具。视觉框架是一种符号化的视觉认知系统,强调借助视觉方式来限定符号思维的意义方向、重设符号意义的生成语境,其目的就是对特定话语的视觉化建构与展示^[6]。目前的视觉框架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风格框架,它指示了图像是如何被描绘的,比如摄像机的拍摄位置,以及框架中描绘的人的动作和姿势;第二个层次是框架的外延层次,在这个层次中,可以通过审查视觉作品中描绘的不同主题符号来识别视觉框架;第三个层面是内涵层面,它不仅指视觉作品中描绘的人和物,还指与之相关的思想或概念;第四个层面代表了视觉框架的意识形态依附,反映了现实视觉描绘背后的理念和权力关系^[7]。视觉框架为媒体的视觉文化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也因此被频繁使用于难民新闻图像研究中。

各国媒体以发布新闻图像这一直观且快速的方式构建全球的难民形象,影响着“我们”对于难民这一陌生而又遥远的身份的想象。例如在对欧洲难民危机的报道研究中发现,“人类利益”和“得失”框架的人道主义权利是 CNN 的视觉中心焦点,与之相比,德国媒体《明镜》的视觉框架侧重于“法律与控制”和欧洲居民的“仇外”情绪^[8]。德国作为西欧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其媒体对这场危机采取了更偏颇的处理方式,即通过更多地将难民视为西方文化和社会的负担或威胁,影响当地公众舆论,并使某些反移民措施合法化^[9]。类似的,澳大利亚头版报纸通过呈现“船只”框架和“庞大难民群体”的新闻图像,将难民描绘成对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带来“威胁”的信号^[10]。在英国也发生相同情况,具有政治立场不同的《卫报》《电讯报》和《独立报》,都统一将难民描述成“强壮的入侵者”形象,这表明意识形态并未对难民的呈现产生重大变化,难民作为“威胁者”的集体想象可能已成为主流^[11]。与此同时,在对国际难民署出版物的视觉研究中发现,国际难民署在过去 60 年里重新塑造了难民的形象——从英雄般的政治人物到无名的贫困妇女和儿童,致力于构建受害者、种族化和女性化的难民形象^[12]。还有研究表明,美国各州的新闻机构常发布与政治利益框架相关的难民图像,而当难民被应用于政治议题时,其视觉图像会激发人们的消极态度^[13]。

新闻图像既有证据价值,也有情感价值。如果说视觉框架为图像提供了内容证据,那么图像中的人物情感就为“记忆、悲伤、创伤和同情”作出了巨大贡献^[14]。来自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图像中悲伤的面部表情比快乐或中性的表情能使受众产生更明显的反应^[15]。通过视觉信息,媒体不仅使受众感受到遥远的痛苦,同时也使他们在面临每一个痛苦实例时形成相应的感受、思考和行动的特定倾向^[16]。情绪化图像尤其是悲伤图像的反复出现,会对公众的集体记忆产生长期的影响。如在科索沃难民图像研究中,受众表示“永远无法摆脱所有哭泣的孩子和老人”,悲伤人物表情图像具有强大的情感渗透力^[17]。由此,视觉框架与图像情感共同作为全球难民图像的生产机制,影响着人们对难民问题的认知思考和行动意图。无论是“威胁论”或“受害者论”,上述各国媒体对难民图像的差异化生产表明,全球受众在各国媒体精心布局的视觉框架中,形成对难民的不同想象。在分散、割裂甚至矛盾的难民视觉研究中,我们难以把握全球难民图像的总体视觉呈现和各国媒体差异化生产的内在联系。由此,全球视角下媒体如何生产难民新闻图像,其难民新闻图像的视觉呈现有何特点,这些是当下图像生产与视觉传播课题中值得思考的研究问题。

(二) 国际议题报道的制约因素

关于国际议题报道的影响因素,前期研究主要沿两个方向展开:一是以事件为导向,集中于事件的情节性环境,另一个是驱动国际新闻报道的语境因素^[18]。前者多用于单一国家对不同事件报道差异的考察中,如在对美国的全球灾难新闻报道研究中发现,灾难严重程度是媒体报道比例的决定

因素,媒体报道更多基于灾难本身属性,强调事件本身的新闻价值回归^[19-20]。而以语境为导向的新闻报道研究侧重于潜在的影响因素,强调对人口特征、地理接近性、国家宗教文化等因素的考察。如在对美国与日本的国际新闻报道研究中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领土面积、GDP、国防预算、人口密度、世界贸易份额、新闻自由指数、科学出版物数量和互联网使用^[21-22]等国家属性,会影响媒体对国际议题报道的内容选择和信息呈现。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补充了国家稳定性、国家地缘、宗教多样性指标,并发现在国际新闻报道中,美国更倾向于选择与其宗教亲和力高、地缘紧密且社会稳定性弱的国家进行相关报道^[23]。

在以往对难民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以事件为导向加以考察,例如在越南战争后对美国难民新闻研究发现,美国以“人道主义”为核心报道越南难民及越南事物,以重建其越南战争后的仁慈形象^[24]。再如以土耳其难民艾伦·库尔迪的标志性照片作为切入口,比较德国与美国难民新闻视觉框架的差异性^[8]。以事件为导向的难民议题研究虽然在事件情景中剖析较为深入,但其往往局限于事件本身,未能体现对国际议题的宏观考察。而以语境为导向的研究路径更能体现建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在突破事件情景的基础上探索制约国际议题报道的本质逻辑。基于此,本文以语境为导向考察全球难民议题报道的制约因素,从底层逻辑出发,考察全球媒体的难民图像生产如何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语境因素的影响。

(三) 国际议题的全球化传播

世界体系理论将国家划分为三个互动区——核心区、半外围区和外围区^[25],许多传播研究者指出国际新闻的全球传播也符合这一体系划分,即占据主导地位的核心西方国家决定国际信息的流通方向,而大多数外围国家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带^[26-27]。国际议题的全球传播研究,集中于考察一个国家在外国新闻报道中的显著性,或考察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设置外国媒体的议程。^[28]在对全球报纸的研究中发现,美国仍然是最受关注的国家,其次是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29],且这种不平等在世界各地的电视频道^[30]和互联网中也有类似的表现^[31-32]。也有学者提出疑问,他们发现在全球社交媒体上的非新闻机构参与者的信息流通,并不像新闻媒体一样符合核心等级结构,非新闻机构参与者对信息流的平等结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33]。由此国际新闻的全球传播问题一直存在一些“争论”,而此“争论”是关于媒体产品的全球流动是某种形式的统治还是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单向输出^[34]。后结构主义学者认为,有一股逆流正从边缘到中心以及“地缘文化市场”之中流动;媒体文化产品流动具有多向性,而“中间—边缘”的互动实际上复杂得多,其流动也会朝着两个相反方向渗透和变异^[35]。近年也有研究提出,全球国家间的新闻流通有一系列复杂的中介关系,源自旧时代的简单“西方主导”推论可能需要重新思考和更新^[36]。

在国际议题的全球传播中,网络分析法较多被应用于考察国家间的媒体信息互动。如对全球媒体在16个国际议题中的传播网络分析发现,具有经济影响力和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占据了全球传播网络的中心,其在报道国际政治议题时可以设定世界新闻议程;较小的国家虽然无法设定国际政治议程,但有潜力决定外部世界如何描述本国故事^[37]。类似的,在考察全球新闻媒体信息来源的网络分析中发现,国际新闻流通的结构已不像过去那样等级森严;在网络中,一些区域性媒体中心已在非洲、亚洲等崛起,核心国家的新兴媒体在制定世界新闻议程方面并不一定比(半)外围国家的媒体更具影响力,全球媒体生态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发生改变^[38]。总体而言,对国际议题的全球传播研究大都基于文本材料,缺乏对全球视觉材料传播的考察。然而,图像能够超越国家和语言的边界,将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成视觉框架^[39]。视觉产品流动更具多向性和复杂性,国际议题的视觉传播是否会解构以西方为核心的传播网络推论?为了考察当下国际议题的视觉传播结构及其深层次规律,本文拟对全球难民议题视觉材料的传播网络进行分析,并探索难民新闻图像在全球媒体的传播网络中如何被建构。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获取

本研究的新闻及图像数据采集于谷歌云 GDELT 中的 Visual Knowledge Graph(VGKG) 数据库。谷歌云 GDELT 大数据每天监控来自全球新闻媒体的 50 万到 100 万张原始图像,通过复杂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算法,为每一张新闻图像及其报道生成结构化数据,并存储至 VGKG 数据库。VGKG 数据库提供了丰富的新闻图像数据以及新闻文章信息,包括描述其图像内容的符号标签、图像中人物的面部情感、新闻文章的情感语气、新闻文章的主题、新闻文章的地理关键词、报道日期、新闻与图像网址等。本研究将使用该数据库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五年间,带有“难民(REFUGEEES)”主题的图像及其所属新闻进行采集,经过数据清洗与筛查,总共获取来自 198 个国家的 474786 张图像及其所属新闻。

表 1 本研究采集新闻图像的主要特征数据类型说明表

数据类型	数据说明
报道日期	新闻及图像发布的年、月、日
新闻媒体	新闻及图像的媒体来源
新闻媒体所属国家	新闻图像媒体来源的所属国家
图像符号标签	一组描述图像内容的符号标签,主要记录图像中的人物和活动;如“水面\救生衣\船员\船艇\防护设备\运动\天空\日落\海葵\海滩\地平线\波浪”
图像人物面部情感	图像中人物的面部表情,分为快乐、悲伤、愤怒、惊讶四类
图像对应的新闻文本情感	通过分别计算文章词汇的情感,得出整个新闻文本的平均情感态度,积极情感得分为正数,消极情感得分为负数

(二) 数据分析

1. 图像表达特征

(1) 视觉框架提取方法。VGKG 数据库为每一张新闻图像提供了一组描述其内容的符号标签,主要以文本形式记录图像中出现的人物形象、活动场所和具体活动事宜。从文本中提取主题是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常见任务,主题提取需要从文本中自动发现主题,而这些主题主要通过文本中的关键词来表示。本文对图像的符号标签进行 LDA 主题提取,以此确立描绘图像的主题,形成该图像的视觉框架。主题数根据比较择优选定,通过机器学习和模型训练,最终确定了 7 个难民新闻图像主题,并在对主题内容的总结概括下形成相应视觉框架。见表 2。

表 2 LAD 主题提取与视觉框架构建

视觉框架类型	主题内容概括	图像符号标签	总计数量
人物特写	图像中出现对难民和其他人物的面部特写,且以人物形象、面部表情描述为主	摄影、人、微笑、肖像、手、额头、手势、手指、表现、设备	63709
军队组织	强调与难民危机相关的军事力量,图像中主要出现与军队相关的符号要素	军队、制服、军官、组织、士兵、旗帜、警察、陆军、部队、人群	38093
城市建筑	强调描绘城市中的房屋建筑,图像主要描述位置场所,往往不包含人物和活动等符号要素	楼房、建筑、城市、立面、区域、房屋、汽车、窗、地产、街道	58442

续表			
视觉框架类型	主题内容概括	图像符号标签	总计数量
水面船只	以水面上出现的船只为主要符号	水、船只、海洋、现象、景观、天空、地质、船舰、旅行、娱乐	46988
艺术广告	新闻报道中插入的商业广告图像,此类图像以宣传商业价值为主	艺术、字体、蓝色、摄影、广告、画、视觉、狗、插图、时尚	52420
官方发言	以演讲或新闻发布会为主的官方发言,一般作为政府、领导人、宗教领袖发言的新闻配图	官方、演讲、公众、商人、发言人、发言、商务、演讲者、西装、工人	135554
美好家园	主要描绘人们休闲娱乐的美好生活	社区、人群、乐趣、儿童、树木、休闲、适应、植物、旅行、娱乐	79580

(2) 图像人物情感。对于图像中人物情感的测量,本文选用上述 VGKG 数据库中的图像人物面部表情数据,即将图像中可辨认的人物表情分为快乐、悲伤、愤怒、惊讶四类。在 474786 张图像中,存在人物表情的图像共 76329 张。

2. 制约因素测量

结合前文所述,学者们在研究国际新闻报道与其决定因素时,对国家属性层面的因素选择各有不同,但主要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加以考量。本文选用政治稳定性、经济发展和宗教多样性衡量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属性,考察这些语境因素对媒体难民视觉呈现的影响。

(1) 政治稳定性。本文从全球治理指标(WGI)项目中收集了所需国家 5 年(2017—2021 年)内的政治稳定指数,取各国 5 年内政治稳定指数的平均数。根据样本值分布,将样本平均分为三段,即将样本国家划分为政治不稳定、政治较稳定和政治稳定的三类。

(2) 经济发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排序的最新分类,将全球国家经济发展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3) 宗教多样性。皮尤研究中心提供了各国宗教多样性指数得分,取各国 5 年内宗教多样性指数的平均值。根据样本值分布,将样本平均分为三段,将样本国家分为宗教高度集中、宗教较为集中和宗教较为多样三类。

3. 传播网络构建

(1) 媒体间的图像共享网络。VGKG 数据库在处理每张新闻图像时,会使用反向图像搜索功能查找网络中的其他重复图像,并记录其新闻地址及媒体来源。基于此,我们可以通过统计媒体间的图像重复频率,考察全球媒体的图像共享网络。本文使用 VGKG 数据库统计 5 年(2017—2021 年)内全球媒体在难民新闻图像共享中与其他媒体的连接次数。最终通过 Gephi 将 2665 家媒体和 8423 条“边”构成的共享网络可视化,并对媒体进行聚类。

(2) 国家间的图像共享网络。本文进一步追溯全球媒体的所属国家,以考察国家间的视觉传播网络。最终通过 Gephi 将 125 个国家和 692 条“边”构成的传播网络可视化。

四、研究发现

(一) 全球难民新闻的视觉呈现

1. 符号:镜头记录与难民身份偏离

本研究对图像中出现频率前十的人物符号和事件符号标签进行统计发现,目前全球难民新闻的图像报道整体呈现出人物官方化、活动娱乐化特征,见图 1。从图像中的人物符号来看,出现频率最高的并非难民形象,而是军人。这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战争是导致难民产生的主要原因,二是难民在流离失所中又受到各国的军事管制,造成全球媒体在难民议题报道中的人物形象偏离。就其整

体呈现而言,全球媒体将更多出镜空间留给“发言人”“演讲者”“专家”“白领”“演说家”等官方形象,使得难民新闻图像的人物形象逐渐官方化。从描述图像事件的符号标签来看,“旅游”“娱乐”“休闲”成为最常出现的一类活动。休闲娱乐活动可能用于描绘非难民身份的他者生活或一部分难民的生活状态,但此类泛娱乐化的图像叙事与流离失所的难民身份相互矛盾,进一步加剧了镜头记录与难民身份之间的偏离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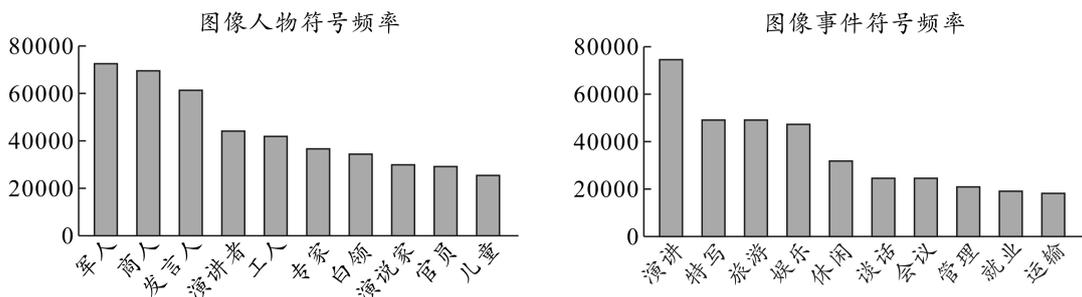


图1 难民图像的符号频率分布

2. 情感:人物表情与文本情感对立

在图像情感层面,存在人物表情的图像共 76329 张,而在这些图像中 85% 的人物表情为快乐,悲伤表情仅占全部图像的 5.8%;在新闻文本层面,474786 条新闻中呈现积极新闻情感的仅有 23.4%,而消极情感的难民新闻高达 74.1%,见表 3。进一步研究人物表情及其所属文本情感的关系发现,“快乐”人物表情所对应的新闻文本情感却向消极情绪倾斜(71.9%)。总体而言,新闻文本呈现消极情感,而图像人物传递快乐情绪,两种传播形态之间的情感状态存在偏差。通过对人物情感为“快乐”的图像进行细读后发现,“发言人讲话”这类图像出现较为频繁。由于这类图像一般来源于媒体发布会或官方现场,因此具有较为清晰的面部表情,且发言人在官方场合往往面带微笑,最终导致了难民新闻图像中以积极情感为基调的局面。然而,这种产生偏差的情感基调可能会降低难民新闻本可以产生的人道主义效果,因为痛苦中的身体图像是我们了解战争、酷刑和其他产生痛苦的活动的主要媒介,具有强大情感力量的悲伤镜头对触发观众的移情情感反应及行动意愿至关重要^[40]。

表3 难民图像人物表情及其所属文本情感的交叉分类表

人物表情 \ 文本情感	消极语气	中性语气	积极语气	合计
悲伤	4011 (89.6%)	69 (1.5%)	398 (8.9%)	4478 (100%)
愤怒	1640 (88.2%)	30 (1.6%)	190 (10.2%)	1860 (100%)
惊讶	4147 (84.6%)	101 (2.1%)	651 (13.3%)	4899 (100%)
快乐	46790 (71.9%)	1697 (2.6%)	16605 (25.5%)	65092 (100%)
合计	56588 (74.1%)	1897 (2.5%)	17844 (23.4%)	76329 (100%)

3. 叙事:“理想生活”与“危险信号”并存

以每 6 个月为时间节点,统计 5 年内各个视觉框架下新闻图像的数量占比发现,从整体上看,官方发言、人物特写和军队组织框架在报道数量上呈下降趋势,以美好家园、水面船只、艺术广告为框架的图像报道日渐突出,只有城市建筑框架总体报道较为平稳。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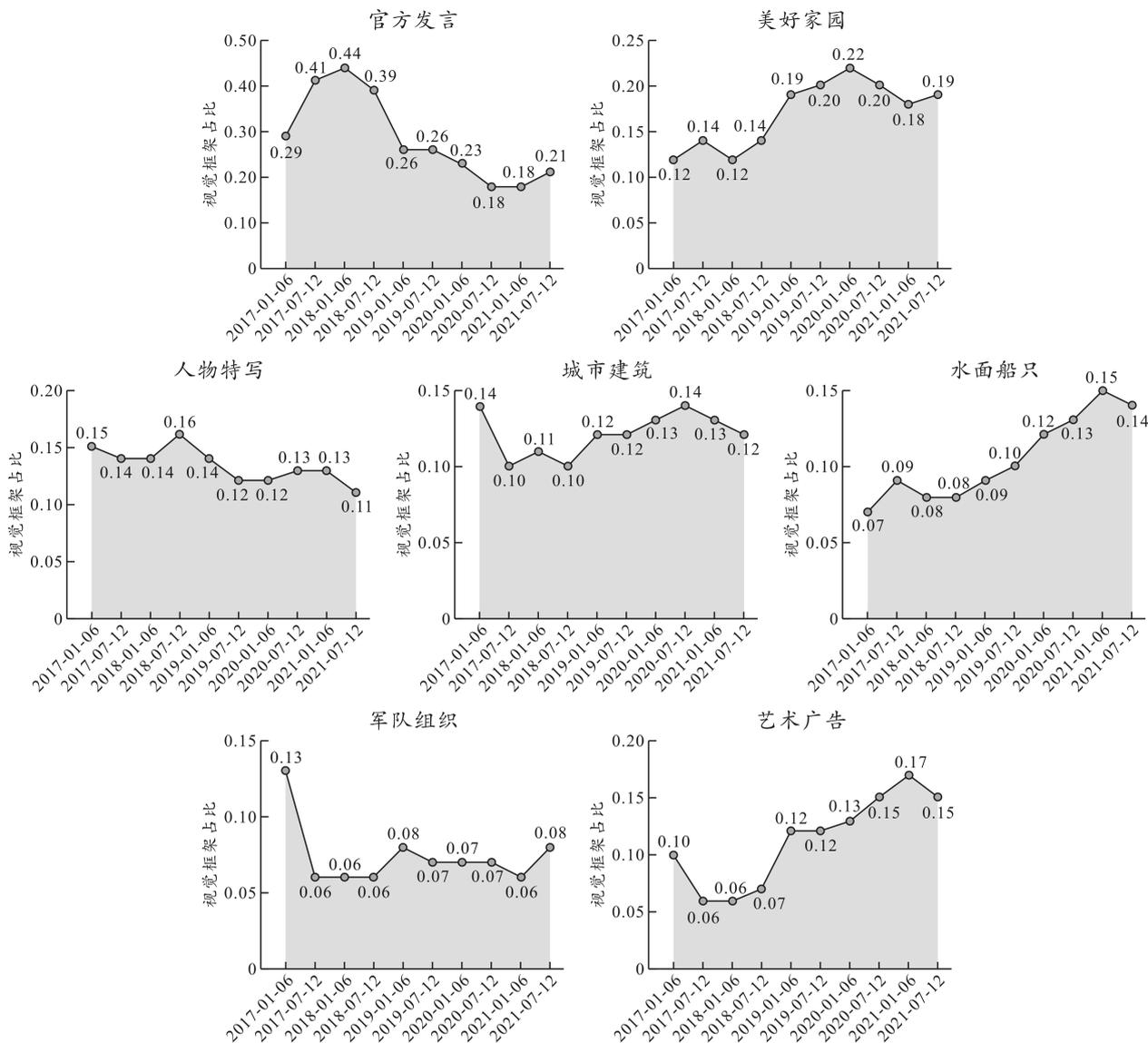


图 2 难民视觉框架占比的变化趋势

在过往研究中,水面船只框架下的视觉图像更多被视作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威胁,通过对船只的可视化将大规模寻求庇护者塑造成非人化的匿名群众^[10]。在本研究中,“船只”“海洋”等图像符号大量出现,“水面船只”一跃成为难民议题中的主要视觉框架,船成为难民图像中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然而,以船为交通工具的庇护申请者实际很少,在澳大利亚 96%至 99%的庇护申请者是乘飞机抵达的^[41]。在欧洲国家的统计中,抵达船只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非正常移民”,大多数人持有有效签证或只是继续申请庇护,如在意大利,仅 15%的“非正常移民”通过海上抵达^[42]。尽管如此,全球媒体为何热衷于选用船只可视化难民?在 20 世纪 50 年代,难民被视作与压迫对抗的英雄人物,而自从 1960 年非洲和亚洲的非殖民化开始,难民的普遍形象从英勇的个人转变为了逃离贫困、暴力和战争的大规模群体^[12]。媒体和政府更多地用“难民潮”这一方式描述难民危机,自此,难民不再是具有鲜明性格的个人,而被描述成“洪水、潮汐、波浪”。船与被视作“潮汐”的难民更为贴近,难民乘船而来的视觉符号,象征着洪水般“自然灾害”的涌入,隐喻着国家将被危险“淹没”^[43]。同时,海岸线具有更明确的边境指向,水面船只框架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浪潮”形式描述跨境难民,这会增加公众

的社会焦虑和风险感知并引起大规模的道德恐慌,加剧公众对边境防控和社会安全的担忧^[44]。面部特征清晰的难民人物特写图像减少,“危险信号”裹挟着不可辨认的匿名群众乘船而来,这样的视觉叙事淡化了受众对寻求庇护者的同情心,并发展为恐惧和抵触心理。

另一方面,全球媒体通过增加美好家园框架,表达对难民妥善安置的愿景。通过上述视觉框架的内容概括可知,美好家园框架通过展现社区、儿童、适应、娱乐等符号标签,描绘了一幅幸福安定的图景,这在难民议题中可能象征着一种“理想生活”意象。由此,媒体一边设置更多的水面船只框架强化寻求庇护者的身份威胁,一边又加大对美好家园框架的呈现力度,展现其人道主义援助精神,最终构建了“理想”与“危险”并存的矛盾局面。

综上,图像符号的偏离、情感的对立与叙事的矛盾,都体现了全球媒体在难民议题中的话语冲突。冲突的视觉话语直接导致了人格化的难民形象逐渐淡出媒体的镜头记录。在图像符号层面,“官方人物”和“娱乐事件”与难民身份偏离;在图像情感层面,消极新闻语气对应的快乐人物表情使难民情感失真;在图像叙事层面,日渐增多的美好家园、水面船只框架将难民群体化,缺少人物特写的、不可辨认身份的难民,最终被媒体去人格化。

(二) 全球难民图像报道的制约因素

1. 国家经济

从视觉框架在不同经济发展国家的分布上来看,军队组织框架的报道占比随着国家经济等级的降低而增加,水面船只框架则随着国家经济等级的提升而提升,见表 4。第一,当代紧急情况较多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暴力和战争在紧急情况发生中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进一步破坏经济活动并助长难民危机^[45]。这表明,经济发展较差的国家更有可能在发生军事管制活动时影响当地难民,导致媒体的难民图像存在更多军事化呈现。第二,如上述所言,水面船只框架象征着难民如“洪水”般涌入,即随着国家经济等级的提升,该国家对难民的态度更为消极。这一点与难民署年度报告相互佐证,即大多数寻求庇护者和难民都被收容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收容了世界上 84% 的难民,约 1450 万人,其中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庇护的比例越来越大,占全球总数的 28% (490 万难民)^[46]。

表 4 国家经济与难民视觉框架的交互分类表

	城市建筑	官方发言	艺术广告	美好家园	军队组织	人物特写	水面船只	总计
发达国家	38959 (12.6%)	85528 (27.6%)	33420 (10.8%)	53133 (17.2%)	23843 (7.7%)	43572 (14.1%)	31183 (10.1%)	309638 (100%)
发展中国家	18555 (11.8%)	47519 (30.3%)	18277 (11.7%)	24663 (15.7%)	13504 (8.6%)	19117 (12.2%)	14996 (9.6%)	156631 (100%)
不发达国家	780 (10.7%)	2116 (29.1%)	613 (8.4%)	1562 (21.5%)	665 (9.1%)	854 (11.7%)	683 (9.4%)	7273 (100%)

注:卡方检验卡方值为: $\chi^2 = 1105.571, p = 0.000$

从国家经济与难民新闻图像中出现的人物表情来看,随着国家经济等级的降低,其图像中出现悲伤表情的占比逐步增高,且快乐表情的占比逐步减少,见图 3。如上文所述,经济等级越低的国家,其难民遗留、收容的数量也越大,媒体则更容易捕捉流离失所者的真实生活状态。同时,由于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亟须解决难民安置问题,媒体更倾向于呈现能引发全球同情的悲伤人物表情。而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处理难民问题时压力较小,国家媒体在难民新闻报道中更多地呈现快乐的人物表情,以此展现其对难民的妥善安置成果,以维护其在国际上的人道主义援助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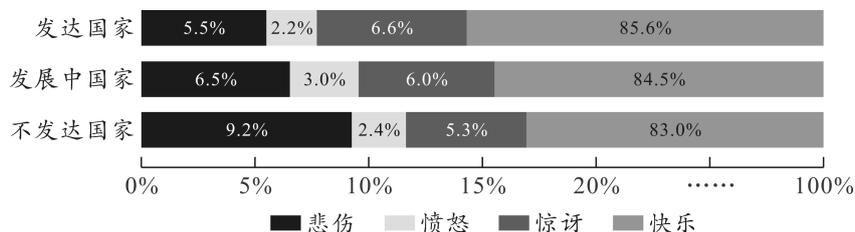


图3 不同经济状况国家的难民图像人物情感占比

注:卡方检验卡方值为: $\chi^2=98.815, p=0.000$

2. 宗教多样性

从国家的宗教多样性方面来看,宗教越集中的国家,其官方发言框架占比越高,见表5。对图像细读后发现,受到宗教场域的影响,媒体在难民议题中可能会掺杂与宗教领袖发言相关的新闻图像,导致其官方发言框架占比较高。如在伊斯兰教高度集中的土耳其,由宗教团体赞助的土耳其媒体从一开始就根植于宗教世界^[47],其难民图像中官方发言框架占比达38.7%,其中包含大量宗教领袖发言的图像。由此,在宗教越集中的国家,其媒体内容生态更容易受到宗教场域的影响,这不仅体现于难民议题,亦会在更广泛的国际议题中影响视觉框架构建。

表5 国家宗教多样性与难民视觉框架的交互分类表

	城市建筑	官方发言	艺术广告	社区娱乐	军队组织	人物特写	水面船只	总计
宗教高度集中	19975 (12.3%)	52743 (32.4%)	15670 (9.6%)	25301 (15.6%)	12897 (7.9%)	19771 (12.2%)	16203 (10.0%)	162560 (100%)
宗教较为集中	19190 (12.2%)	42366 (26.8%)	17667 (11.2%)	28503 (18.1%)	12818 (8.1%)	22281 (14.1%)	15052 (9.5%)	157877 (100%)
宗教较为多样	19277 (12.5%)	40445 (26.2%)	19083 (12.4%)	25776 (16.7%)	12378 (8.0%)	21657 (14.0%)	15733 (10.2%)	154349 (100%)

注:卡方检验卡方值为: $\chi^2=2495.086, p=0.000$

在宗教多样性较高的国家,媒体在难民新闻图像中对人物的快乐情感呈现占比最高,悲伤情感呈现比例较少,见图4。对数据进行统计发现,在近5年产生难民最多的15个国家中,11个国家的宗教高度集中或较为集中,仅有4个国家的宗教较为多样。也就是说,宗教较为多样的国家,其难民问题相对较少,而宗教较为集中或高度集中的国家往往面临更严重的难民危机。由此导致其图像人物情感的差异化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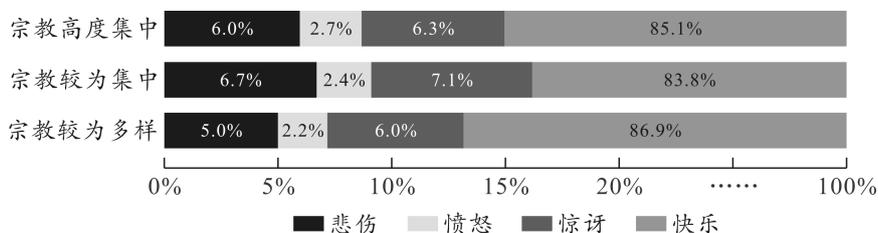


图4 不同宗教多样性国家的难民图像人物情感占比

注:卡方检验卡方值为: $\chi^2=116.057, p=0.000$

3. 政治稳定性

总体而言,政治稳定性高的国家在难民议题呈现出更显著的人道主义援助精神,政治不稳定国家在视觉框架使用上更偏向强调难民的“危机”,见表 6。政治稳定性高的国家使用更多人物特写框架以唤醒受众对难民的同情心理,较少使用军队组织、水面船只等引起受众恐慌的视觉框架,总体的图像呈现更倾向于鼓励受众接受难民并参与难民治理。相反,政治不稳定国家将更多篇幅留给了军队组织、水面船只和官方发言,较少使用人物特写和美好家园框架。这些国家将难民构建成外来的“威胁”而不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强调军事活动管制和官方权威而不是妥善安置难民的理想期待,总体难民议题呈现是从“危机”视角展开。

表 6 国家政治稳定性与难民视觉框架的卡方检验交叉表

	城市建筑	官方发言	艺术广告	社区娱乐	军队组织	人物特写	水面船只	总计
政治不稳定	20544 (11.7%)	55497 (31.5%)	19269 (10.9%)	27922 (15.8%)	14893 (8.4%)	20591 (11.7%)	17627 (10.0%)	176343 (100%)
政治较为稳定	19276 (12.4%)	38837 (25.1%)	17698 (11.4%)	28668 (18.5%)	12824 (8.3%)	21840 (14.1%)	15850 (10.2%)	154993 (100%)
政治稳定性高	18622 (13.0%)	41220 (28.7%)	15453 (10.8%)	22990 (16.0%)	10376 (7.2%)	21278 (14.8%)	13511 (9.4%)	143450 (100%)

注:卡方检验卡方值为: $\chi^2 = 2634.168, p = 0.000$

从国家政治稳定性与媒体图像中呈现的人物情感来看,政治越不稳定的国家,其难民图像的悲伤人物情感占比越高,快乐人物情感占比越低,见图 5。如国家政治极不稳定的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国,战乱导致它们成为最大的难民起源国。政治极度动荡的国家常年伴随战争,难民危机更容易爆发在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一方面悲伤人物情感是这些国家流离失所者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媒体迫于国内的危机形势,通过呈现更多的可辨认的悲伤人物表情,试图让全球公民和政治家更多地看到他们的苦难,以此帮助或缓解本国的难民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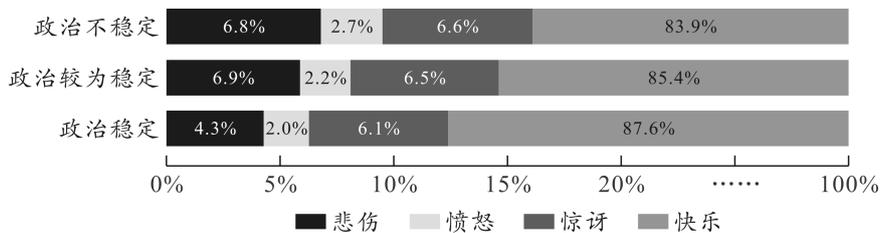


图 5 不同政治稳定性国家的难民图像人物情感占比

注:卡方检验卡方值为: $\chi^2 = 229.002, p = 0.000$

无论从视觉呈现特征,还是从其影响因素,难民新闻的视觉生产都是一个充满政治和文化隐喻的复杂议题。由于不同国家媒体在讨论难民议题时面临的不同语境,其在难民议题的视觉框架和图像人物情感上均出现了不同偏向,这些偏向与其所在国对难民的态度及其所采取的难民政策息息相关。我们也发现,虽然难民新闻具有确定的负面性,但难民的视觉呈现却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其不仅包含了多种形象,而且在难民身份建构上也出现了多种表征,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表征还具有不同的情绪指向。视觉呈现的丰富性反而消解了原本清晰的难民形象,难民从一个个真实地经历

苦难的个体泛化为被拯救的群体、国际人道主义的装饰或是各国国际政策出台的依据。视觉因其更具冲击力的呈现方式和更为开放的阐释空间,往往具有比文字更具说服力的传播效果。

(三) 难民新闻图像的全球共享

全球 2665 所媒体构成的难民图像共享网络呈现出很强的聚类性,并形成了“核心输出-次核心共享-边缘化游离”的全球传播结构,见图 6。本文进一步统计被共享和共享频率前 10 名的媒体后发现,核心圈层的媒体构成大多来源于各国的头部媒体,这些媒体的视觉内容将输出至全球范围内。越南和希腊的部分媒体虽然在视觉内容上被共享频率较高,但并未进入核心圈层,这说明它们的视觉内容很可能仅集中于其媒体群落内被频繁共享,而并未受到全球媒体的广泛传播。通过德国和越南为代表的媒体聚群可以看出,次核心圈层的媒体群落内部形成了较为紧密的国家纽带,即该圈层中的媒体更倾向于在内部共享新闻内容。由此,全球媒体对难民新闻图像的呈现并非孤立、封闭的,媒体在难民议题中具有很强的联动效应。然而,这种联动效应是紧密围绕核心层媒体展开的,虽然次核心圈层在核心层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独立的媒体共享群落,但全球仍有大量媒体处于游离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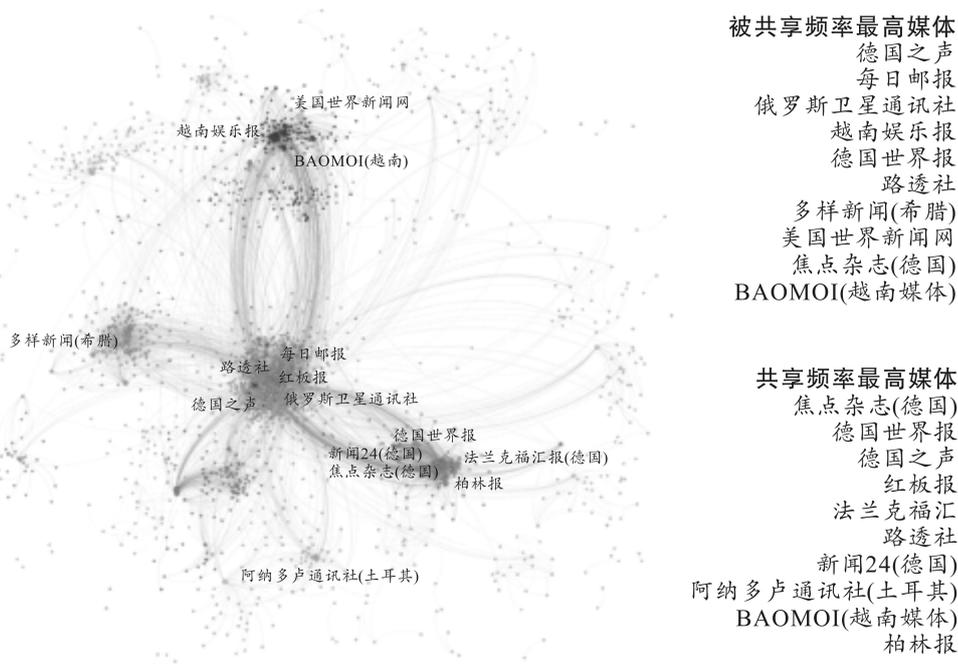


图 6 全球媒体间的难民图像共享网络

注:此图只保留媒体间超过 1000 次以上的连接

进一步追溯图像共享的媒体后发现,美国、德国、俄罗斯、英国和越南媒体在近五年来成为全球难民新闻图像共享的重要节点,甚至以压倒性优势统治着全球难民图像的传播,见图 7。越南因 1955 年的“越南战争”产生了超过 150 万难民,至今仍有超过 30 万越南籍难民等待安置。越南对难民议题的关注一方面由其历史遗留问题造成,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多年来以越南难民为例重建其人道主义形象相关^[24]。从难民的接收程度来看,美国和德国是近年较大的难民庇护国,俄罗斯联邦近年则是呈严厉的拒绝庇护态度。这些难民图像被最大化全球共享的国家确实在近年里对难民议题关注颇多。但与难民议题更息息相关的国家,如叙利亚、阿富汗、南苏丹等近年全球最大的难民输出国和哥伦比亚、刚果共和国、乌干达等最大难民接收国,却均未在全球难民新闻共享中形成较大影响

五、结论

本文运用主题提取技术对全球难民新闻图像进行视觉框架分类,以考察难民图像的全球化视觉呈现特征,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探讨了图像呈现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可视化了难民图像的国际传播网络,以考察图像的全球共享及其国际传播结构,实现了对全球难民新闻图像的视觉呈现特征、制约因素和国际传播规律的全方位考察。

第一,难民形象在全球视觉的冲突话语呈现中逐渐被去人格化,且“可辨认的”难民极少被媒体镜头记录,最终导致在难民新闻图像中出现了“消失的受害者”这一矛盾局面。当下的难民视觉图景是否能促进全球的难民问题治理?这一存疑点值得思考。尽管媒体对人类苦难的过度报道可能会使人们变得麻木和冷漠,导致人类悲剧成为商业利益的一部分^[48],但“理想的受害者”图像更容易培养全球的集体同情心,即悲伤且正在经历苦难的受害者被人们视作“更好的”受害者^[17]。由此,在“受害者”形象的难民报道中寻求平衡是促进危机治理的关键,但就目前的“理想受害者”图像数量来看,有情感力量的难民新闻图像仅占总数的0.9%。“受害者”形象的稀缺表明目前的全球难民视觉图景仍不理想。从视觉呈现来看,全球媒体并不关注难民真实的生命体验,而是从国际问题的宏观视角将难民表征为危险信号或是人道主义的援助对象,这种国际新闻报道中的常规操作实际上使难民形象反而成为不可见的视觉符号。

第二,本文再次验证了国际传播中的“语境建构”。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来临,梅洛维茨指出不同空间分离的情境开始出现融合^[49],随后学界提出“语境坍塌”这一概念。互联网融合了受众的多重情景,网络公众在多对多的互动方式中面临着空间分离的“语境坍塌”现象^[50]。然而,传播语境逐渐坍塌导致的受众扁平化,可能为我们营造了全球信息流通的错觉。本研究发现,即使是超越语言限制的图像模态,其国际议题的全球传播仍然受到“语境构建”的深刻影响。从全球媒体视觉呈现的语境因素考察中可知,媒体对视觉框架的使用受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影响,其国际传播的视觉呈现是多种语境场域共同构建的结果。虽然难民议题的苦难性质显而易见,但各国在选择视觉框架和图片情感时并未就此达成共识,视觉表征的丰富性打开了受众的视觉阐释空间,而这也是造成难民成为“消失的受害者”的重要原因。

第三,国际议题的传播网络呈现“双向建构”模式。目前全球场域存在“双重结构”,包括以霸权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运用其国际规范分配利益并“自上而下”地提供等级秩序,以及作为全球化和现代性扩张而成的“世界社会”因全球层面的频繁互动和相互依赖,“自下而上”地形成平等秩序^[51]。受到议题属性的浮动因素与国际权力的本质因素影响,国际议题的全球传播网络也在这两个向度中被持续重构。难民的议题属性是基于人类主体的共同观念,其关乎全球化的治理问题,在传播网络“自下而上”的构建向度上发挥作用;西方国家因其长期拥有相对集中的权威中心,以其国家影响力和国际权力“自上而下”的构建国际传播网络。尽管有学者提出非西方文化可能凭借全球化发展取代霸权国家的影响力^[52],但从目前的国际议题传播网络来看,西方国家仍处于传播网络的核心圈层,国家权力仍然是构建国际议题传播网络的本质因素。

对难民图像的视觉框架与语境因素研究揭示了国际议题中图像生产与传播的内在机制。国际议题的图像生产与传播由三方共同构建:国际议题自身属性为图像生产的场景化提供了条件,国家内部语境因素是其图像生产策略的主要线索,国际权力仍是构建全球视觉传播生态的底层逻辑。因此,国际议题的图像构建具有场景化特点,也因各国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异质化的向外扩散,但最终在全球视野中又因西方主流“思想霸权”的引导而走向一致。仍需强调的是,这种由国际控制权而带来的一致性并非完全没有缝隙,虽然目前的全球视觉传播依然存在垄断式结构,但各国之间对于国际议题的视觉呈现有显著差异,只是在扩散至全球议程的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从这个角度上说,非西方国家之间若以一种“实用性、理性和民族性”^[53]的视觉话语构成共享模式,那么在话语积累与扩

散中抵抗西方的主流框架,形成更为多样的全球视觉生态图景并非绝无可能,而多样的话语形态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确认“受害者”的真实境遇,并进一步促进人类在面对共同危机时有效达成共识。

参考文献:

- [1] S. Cottle. Journalism and globalization//K. Wahl-Jorgensen, T. Hanitzsch.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341-356.
- [2] E. A. Holman, D. R. Garfin, P. Lubens. Media Exposure to Collective Trauma, Mental Health, and Functioning: Does it Matter What You See?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20, 8(1): 111-124.
- [3] R. C. Silver, E. A. Holman, J. P. Andersen. Mental-and Physical-health Effects of Acute Exposure to Media Images of the September 11, 2001, Attacks and the Iraq War.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3, 24(9): 1623-1634.
- [4] C. S. B. Overgaard.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in the Face of a Crisis: The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News Updates About COVID-19. *Journalism Studies*, 2021, 22(14): 1875-1893.
- [5] B. Nerlich, R. Jaspal. Images of Extreme Weather: Symbolising Human Responses to Climate Change. *Science as Culture*, 2014, 23(2): 253-276.
- [6] 刘涛. 西方数据新闻中的中国: 一个视觉修辞分析框架.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 2: 5-28.
- [7] L. Rodriguez, D. Dimitrova. The Levels of Visual Framing. *Journal of Visual Literacy*, 2011, 30(1): 48-65.
- [8] X. Zhang, L. Hellmueller. Visual Framing of the European Refugee Crisis in *Der Spiegel* and *CNN International*: Global Journalism in News Photograph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17, 79(5): 483-510.
- [9] J. J. Amores, C. A. Calderón, M. Stanek. Visual Frames of Migrants and Refugees in the Main Western European Media. *Economics & Sociology*, 2019, 12(3): 147-161.
- [10] R. Bleiker, D. Campbell, E. Hutchison. The Visual Dehumanisation of Refuge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3, 48(4): 398-416.
- [11] A. C. Wilmott. The Politics of Photography: Visual Depictions of Syrian Refugees in U. K. Online Media. *Visu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7, 24(2): 67-82.
- [12] H. L. Johnson. Click to Donate: Visual Images, Constructing Victims and Imagining the Female Refugee.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1, 32(6): 1015-1037.
- [13] S. Parrott, J. Hoewe, M. Fan. Portrayals of Immigrants and Refugees in U. S. News Media: Visual Framing and Its Effect on Emotions and Attitud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19, 63(4): 677-697.
- [14] B. Zelizer. *About to Die: How News Images Move the Publ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
- [15] D. A. Small, G. Loewenstein. Helping a Victim or Helping the Victim: Altruism and Identifiability.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2003, 26(1): 5-16.
- [16] L. Chouliaraki. The Mediation of Suffering and the Vision of a Cosmopolitan Public.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08, 9(5): 371-391.
- [17] B. Höijer. The Discourse of Global Compassion: The Audience and Media Reporting of Human Suffering.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04, 26(4): 513-531.
- [18] T. K. Chang, P. J. Shoemaker, N. Brendlinger.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 in the U. S. *Med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87, 14(4): 396-414.
- [19] Y. Yan, K. Bissell. The Sky is Falling: Predictors of News Coverage of Natural Disasters Worldwid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8, 45(6): 862-886.
- [20] H. Kwak, J. An. Understanding News Geography and Major Determinants of Global News Coverage of Disasters. *arXiv Preprint arXiv: 1410. 3710*, 2014.
- [21] E. Östgaar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low of New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65, 2(1): 39-63.
- [22] K. Ish. Is the US Over-reported in the Japanese Press? Factors Accounting for International News in the *Asahi. Gazette (Leiden, Netherlands)*, 1996, 57(2): 135-144.
- [23] G. J. Golan.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coverage//G. J. Golan, T. J. Johnson, W. Wanta. *International Media*

- Communication in a Global Age. New York:Routledge,2010:125-144.
- [24] H. M. Stur. “Hiding Behind the Humanitarian Label”: Refugees, Repatriates, and the Rebuilding of America’s Benevolent Image After the Vietnam War. *Diplomatic History*, 2015, 39(2):223-244.
- [25] S. M. Smith, S. Smith, K. Booth, et al.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87-89.
- [26] K. Kim, G. A. Barnett.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A Network Analysi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96, 23(3):323-352.
- [27] H. D. Wu. A Brave New World for International News?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Coverage of Foreign News on US Websit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07, 69(6):539-551.
- [28] J. Miller. Book Review: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Online, Global View with Local Perspectives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Series*. *Electronic News*, 2018, 12(1):63-65.
- [29] C. Paterson, A. Sreberny. *International News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4:106-107.
- [30] O. Boyd-Barrett. Book Review: *Foreign News on Television: 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Global Village?* Edited by Akiba A. Cohen.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4, 91(2):380-382.
- [31] E. Segev. Visible and Invisible Countries: News Flow Theory Revised. *Journalism*, 2015, 16(3):412-428.
- [32] E. Segev. The Group-sphere Model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of News Sit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16, 78(3):200-222.
- [33] G. J. Golan, I. Himelboim. Can World System Theory Predict News Flow on Twitter? The Case of Government-sponsored Broadcast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6, 19(8):1150-1170.
- [34] D. K. Thussu.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8:63.
- [35] U. Hannerz.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1996:32.
- [36] Y. R. Du. Intermedia Agenda-setting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 Multinational Agenda-setting Test.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13, 9(1):19-36.
- [37] L. Guo, C. J. Vargo. Predictors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Exploring a Networked Global Media System.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20, 64(3):418-437.
- [38] L. Guo, C. J. Vargo. Global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A Big Data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News Flow.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 67(4):499-520.
- [39] P. Lin. Visual Social Media and Affectivity: The Impact of the Image of Alan Kurdi and Young People’s Response to the Refugee Crisis in Oslo and Sheffiel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8, 21(4):548-563.
- [40] E. Dauphinée.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in Pain: Reading the Ethics of Imagery. *Security Dialogue*, 2007, 38(2):139-155.
- [41] J. Phillips. *Asylum Seekers and Refugees: What are the Facts?*, Canberra: Department of Parliamentary Services. Parliament of Australia, 2013:6.
- [42] UNHCR. *Refugee Protec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of UNHCR’s Operational Role in Southern Italy*. (2009-09-07). [2021-10-17] <http://www.unhcr.org/4ac35c600.pdf>. pp. 55.
- [43] M. Pugh. Drowning not Waving: Boat People and Humanitarianism at Sea.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2004, 17(1):50-69.
- [44] F. H. McKay, S. L. Thomas, R. Warwick Blood. “Any One of These Boat People Could be a Terrorist for All We Know!” Media Representations and Public Perceptions of “Boat People” Arrivals in Australia. *Journalism*, 2011, 12(5):607-626.
- [45] E. W. Nafziger, J. Auvine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equality, War, and State Violence. *World Development*, 2002, 30(2):153-163.
- [46]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GLOBAL TRENDS-FORCED DISPLACEMENT IN 2016”. 2017-06-19. [2021-12-01] <https://www.unhcr.org/statistics/unhcrstats/5943e8a34/global-trends-forced-displacement-2016.html>. p6.

- [47] R. Kaya, B. Çakmur. Politics and the Mass Media in Turkey. *Turkish Studies*, 2010, 11(4): 521-537.
- [48] S. D. Moeller. *Compassion Fatigue: How the Media Sell Disease, Famine, War and Death*.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4, 36.
- [49] J. Mey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48.
- [50] D. M. Boyd. *Taken out of Context: American Teen Sociality in Networked Public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120-121.
- [51] 孙英春. 全球场域的“双重结构”与跨文化传播本土研究的“知识策略”.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2, 3: 50-57.
- [52] H. Wasserman. Power, Meaning and Geopolitics: Ethics as an Entry Point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 68(2): 441-451.
- [53] 拉里·A·萨默瓦, 理查德·E·波特, 埃德温·R·麦克丹尼尔. *跨文化传播*. 闵惠泉, 贺文发, 徐培喜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04; 2.

Disappearing “Victims” : Global Production Mechanisms of Refugee News Images and Its Communication Networks

Zhou Li, Yu Ziqi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s the narrative carrier of major events, news imag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Aiming at the refugee issue, which is the 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global crisis, the visual frame extraction, character emotion re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alysis of 474786 refugee images from 198 countries shows that the visual presentation of global refugee news imag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mbol deviation, emotional opposition and narrative contradiction. This visual discourse conflict is affected by contextual factors such as national economy, politics, religion and culture; the global media presents refugee image sharing on the strong linkage effect has formed a significant circle structure and media community. As a result, 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provides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cene-based image production. The contextual factors within a country are the main clues to its image production strategy,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is the underlying logic for building a global visual communication ecology.

Key words: refugee news images; international issues; glob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network

■收稿日期: 2022-09-23

■作者单位: 周莉,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于子晴,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刘金波